

中國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貨郎担

小型歌劇選

新华书店印行

貨郎担

小翠歌刻選

貨郎担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中國人民文藝出版社發行者

著者

出版者

延安橋頭秧歌隊
羣衆

新華書店

有·版·權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 一 本叢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方便。
-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

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小姑賢	延安橋鎮鄉羣衆秧歌隊改編	1
買賣婚姻	延安橋鎮鄉羣衆秧歌隊集體創作	21
貨郎扭	延安橋鎮鄉羣衆秧歌隊集體創作	21
算卦	慶陽黃潤 黃家榮 武仲山 武世榮集體創作	39
釘缸	赤水驛馬關王家山村王保賢編	545
『神蟲』	左權下莊村李世昌 斬小三 尚恩寬集體創作	53

小姑贊

延安橋鎮鄉羣衆秧歌隊改編

人物 李老婆子。

周 氏 其兒媳，二十六歲。

桂 姐 李老婆的女兒，年十八歲。

李 荣 李老婆的兒子，年三十歲。

婦女主任 姓張，二十五六歲。

婆 說我妖，我就妖，

媳婦子識字我不叫；

說我怪，我就怪，

最討厭媳婦子識字來。
○

(白) 我老婆子李氏，生下一兒一女，兒叫李榮，女名桂

姐：男的自幼識字，邇刻務業莊稼，能寫會算又是個好勞動，女的紡線，一家生產倒是很好，我老婆子心裏十分如意，就是邇刻時事也就怪了，這裏也組織夜校，那兒也組織識字班，麗的些青年人男一群女一夥，青年人嗎，婆姨家識下字有啥好處嗎！我那個桂姐姐長大了，她要參加識字班，我老婆子管也管不下，要打她嗎，也捨不得，可是我那個死媳婦子，她也要參加識字班，我有心不讓她識字，又怕衆人，今兒個我兒秋收去了，不免將我媳婦子叫出來，美美的打罵一頓，死媳婦子還不給我滾出來！

媳 哟！（上唱）清早起紡線把字認，忽聽那婆婆叫一聲。趕快藏了識字本，急急忙忙到房中。

（白）媽，叫我出來有什麼事做的。

婆 吃罷飯家事洗過了沒有？

媳 洗過了。

婆 猪餵過了沒有？

媳 餵過了。

婆 雞餵過了沒有？

媳 餵過了。

婆 水擔下了沒有？

媳 擔下了。

婆 你還不給我紡線去？

媳 我已紡下二兩了。

婆 啊！家事洗過了，猪也餵過了，雞也餵了，水也擔下了，線線也紡上了，哼！把你個死媳婦子打扮成個活娘娘一

樣，是串親去了，還是看戲去了。

媳慌把本掉下。

婆 啊！那是啥？

媳 沒啥。

婆 拿來我看看，唔！又是那鬼本本我說怎價那個識字組長，今兒也來了，明兒也來了；行行蹣跚，你白日黑夜鬼閑樣子，像老和尚闡藏經，我不是早就給你說過，不叫你參加識字組，你悄悄就給我參加識字組了，哼！

媳 媽！那識字組是好事嘛！你看桂姐娃娃都參加識字了。

婆 把你個死媳婦子，還給我桂姐娃娃比啦！

媳 媽！桂姐娃娃是人，我也就是人嘛，她能參加識字班，我怎不能呢？

婆 哼！（唱）

死媳婦子，你說話，太胆大，

老娘面前把嘴強。

桂姐娃娃是我親生養，

死媳婦子怎能比得上，

手拿起趕杖把你打，

剛欲打，婦女主任上叩門。

婆 誰家？

婦 我。

婆 你到底是誰家？

婦 我，張家。

婆 唉！這個死媳婦子又來了，（開門）呀！婦女主任來了，

咱快回來坐，你來有啥事咧？……

婦 啊！今天鄉上來了個識字教員，叫你媳婦子和桂姐娃娃來上課咧！

婆 啊！我們還沒有吃後晌飯咧！

婦 對！那你們吃罷後晌飯，叫她們來上課，（對媳）你們快些！對，我回了。

婆 那你吃了飯再走吧！

婦 不，我回了！（下）

婆 （氣把門關）哼！你以為婦女主任來了，就把你便宜了，把你狗日的便宜不了。

（唱）老娘我再要，
不管你喲，不管你喲，
老娘我實在看不慣。
打媳婦。

女 （上唱）猛聽我嫂嫂連聲喚，
急忙上前把她問（誦板）
咳！走上前來把娘問，
拷打我嫂爲何情，
老娘與兒說分明。

（白）媽！你爲啥打我嫂？

婆 把你個死媳婦子還敢強嘴？（又要打）喲，是我桂姐娃娃，我當又是死媳婦子。

女 爲啥要打我嫂？

婆 桂姐娃娃，你不知道——

(唱) 叫桂姐你是聽，聽爲娘說分明：

恨只恨，死婦媳不是東西。

清早起，吃罷飯，什麼生活，也不幹，

手拿上識字本，呢呢喃喃。

女 識！識字是好事嘛！

婆 (唱) 雞不餵，豬不圈，水也不扭，
每日間前後莊到處胡串。

女 我！我嫂從不串門子嘛！

婆 (唱) 因爲娘叫上前好言相勸，
偏偏的給老娘拿理質辯。

女 媽！你胡說，我嫂從來不會強嘴。

(唱) 我嫂嫂本是賢良女，
紡紗織布從未把嘴辯。

婆 (唱) 小兒你犯上欺了天，

老娘我不打 | x x x x x ||

了不成 | x x | x 0 || (女與婆搶趕杖)

女 媽！你不要打我嫂，要打你打我！(跪下)

婆 死媳婦子坐在地下，我心裏像洋油倒在青石板上，冷清冷
清，我桂姐娃娃跪在地下，我心上像扎在花針扎在心上，
痛的格增格增，桂姐娃娃快起來。

女 你叫我嫂嫂起來，我就起來，你不叫我嫂嫂起來，我就不
起來！

婆 你跪着去！

女 我就跪着！

婆 你跪着去，你跪着去，……唉！我這個媳婦子真是個好媳婦，頭髮黑黑價，臉白白價，眼大大價，眉毛長長價，脚小小價，真是個好媳婦子，哼，還不給我起來！

女 嫂嫂起來？

婆 桂姐起來！

婆 哼！你真格給我起來了。

兒 （上唱）九月裏來，穀子滿山黃，

家家那戶戶收割忙，
眼看着這太陽落了山，
手拿上這鐮刀回家轉，
猛聽得家中人吵鬧（誦板，進門）
原來是老娘生了氣，
走上前我把娘問。

（白）媽！

婆 我的兒呀！你咱回來了，你上山割穀子去了，你那個媳婦子在家不好好生產，手拿上個識字本，呢呢喃喃，老娘將她勸了她兩句，她就一手拿上連枷，一手抓着老娘的幾根頭髮，把老娘混身上下，打的一身疙疸。

（唱）叫一聲榮兒，聽娘言，

現在的媳婦翻了天，

清早起來，

清早起來，吃罷飯，

什麼事情也不幹，

手拿上識字本呢呢喃喃滿莊上串，

我勸她，她不聽，反打我。

兒 媽！不要哭了。

婆 荣兒！你是要你的娘呢，還是要你的婆姨？

兒 媽！你怎說這話咧？

婆 你要要是你要你婆姨，老娘就活不成了。

兒不語。

婆 你要要是你要你的老娘，就把你婆姨給我休了。

兒 媽！現在不興休了，再說識字也是好事嘛，叫衆人知道了，人家也不依嘛！

婆 識字還是好事，整天價在街上胡串，還是好事？你不休她，老娘就不活了！就不活了！

兒 媽！我休……咳！這怎寫了嘛？

婆 咳！連個休書都不會寫，過來，我給你說：

(唱)一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二休她周氏女，敢罵夫君；

三休她周氏女，容貌不端，

四休她周氏女，有了外心；

五休她周氏女，手脚不靈，

六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七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八休她，八休她……咳！就這樣寫。

兒 咳！(邊唱邊寫)

一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二休她周氏女，敢罵夫君；

三休她周氏女，容貌不端，

四休她周氏女，

婆 四休她周氏女，有了外心；

兒 （同前）

婆 五休她周氏女手脚不靈，

兒 （同上）

婆 六休她周氏女不孝母親，

兒 六休她……

女上前搶下哥哥休書。

（唱）哥哥你不是男子漢，

大丈夫做事不盤算；

我嫂嫂識字又生產，

你和她離婚理不端；

我把我哥哥的休書扯爛，

看我那老娘把我怎麼樣。

我叫老娘穩穩坐，且聽兒說，

你聽上孩兒說比方：

張家嬸子五十多歲，

和她兒媳多和氣；

她二人一起紡線，

到晚來一起把字認；

我嫂嫂本是賢良女，

生產識字是模範。

(白) 媽！你看我嫂嫂上炕做的是細針細線，下地做的是熟米軟飯，像這樣的好媳婦，你打上燈籠也沒處尋，我看你不要休她咧！

婆 休是休定了。

女 媽！我今年多少了。

婆 你前年十六了，年時十五了，今年十四了。

女 媽！你老糊塗了，人還能往小裏長哩！

婆 咳！把你媽氣糊塗了，你前年十六了，年時十七了，今年十八了，你說對不對？

女 對，我已經二九一十八了，尋上個好公公好婆婆，賢良女婿也還罷了，要是尋上了你這個老婆子，今兒打了，明兒罵了，打罵還不算，三天兩天，人家再寫上休書，把我休回來，看我娘，你那個老臉往那搭攏咧？

婆 咳！死媳婦子是死媳婦子，桂姐娃娃是桂姐娃娃，她那能和你比咧！休是休定了。

女 你休定了？

婆 休定了。

女 休定了？

婆 休定了！

女 那我去叫婦女主任去，(下) 婦女主任！

婆 可不敢去。

婦 (上) 你們有啥事？

婆 咳！婦女主任你咱來了，你聽我說……

婦 你慢些說，你爲啥要休她咧！

婆 你看我這個媳婦子，不好好生產，什麼事她都不管，我叫她參加識字班，這識字是好事嘛！她不去，我將勸她兩句，她反倒打我一頓。

女 婦女主任，你不要聽我媽說，她一滿反說着哩！

婆 死女子，你多嘴。

婦 桂姐娃娃說。

女 我嫂本來就是好勞動，前天你來了一回，嫂嫂和我都參加識字組囉！我媽不叫她來參加，說婆姨家識字有啥用，就把我嫂嫂叫來打了一頓，今兒又逼我哥哥休她。

婦 李榮，你願意和媳婦離婚囉？

兒 我不願意嘛！我不休，我媽就要尋死咧！

婦 周家！你願意和你男人離婚？

媳 我倒是不願意，可是人家不要了嘛！

婦 李老婆子！你看你兒子和媳婦子都不願意離婚。

女 咱們叫衆人評判一下。

婦 對，衆人們，今兒李老婆子因爲她媳婦要識字，就要休她咧！你們說依不依？

衆 (一) 不依她！

(二) 這好的媳婦還休！

(三) 鬥爭她！

(四) 爬黑板報。

女 媽！你看衆人要鬥爭你，還要叫你爬黑板報，怎辦呢？不要休了？

婆 不語。

婦 識字是好事嘛！你兒媳本來是個好勞動，現在參加識字是好事嘛！你也是個明白的人，什麼時事都要解開才好；你看，你兒對她也好，你桂姐娃娃對她也好，一家人歡歡喜喜多好，可不敢像你這樣吵打。

女 媽！你看婦女主任給你說了一陣，你該解開了吧！

婆 咳！好我的婦女主任啦！你說的那話，我一滿想開了，先頭總是那老腦筋轉不開，好媳婦子啦，剛才是我的過，咱們以後識字去，剛才的事你不要計較了，衆人們！以後我再打媳婦你們要怎就怎麼。

媳 我不計較了！

婦 這才好嘛！

婆 好我的婦女主任啦！這事多虧你啦！周家做飯去，留婦女主任在咱家吃飯。

婦 不！我回了，家裏生活還多着哩！

婆、媳、女、兒送婦下。

(合唱) 風吹雲彩散，
舊腦筋要轉變；
男女老少參加識字班，
又識字又生產，
豐衣足食多喜歡；
舊社會裏受苦人翻了身，
邁步的社會裏是主人，
毛主席帶頭來引路呀咱們都前進。(衆下)

曲一平調

(過門)

2 3 2 - | 2 1 2 3 | 3 2 1 - |
清 早 起 紡哎 線 哟

(過門)

2 3 2 - | 1 2 3 3 · 2 | 1 · 6 5 - |
把 字 認 哟咳 哟咳 嘟

1 1 1 2 3 | 2 1 · 6 5 | 1 3 · 2 2 | 6 5 1 1 6 |
忽聽那婆 婆 叫一 嘟 聲哎

(過門)

5 — | 3 2 | 2 1 | 2 5 3 2 |
喨 趕快 薦曖 了喨

(過門)

1 — | 6 5 - | 3 2 5 3 | 2 1 |
喨 識字 本 哟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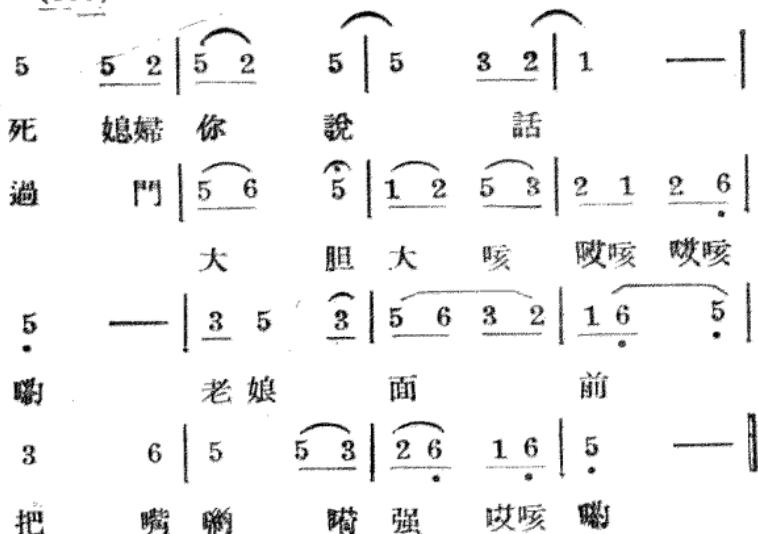
(過門)

1 · 6 5 - | 5 6 1 - | 6 5 6 - |
哎咳 嘟 急 急 忙 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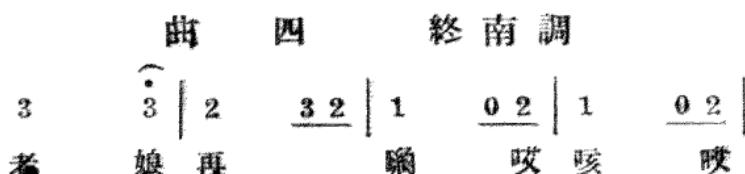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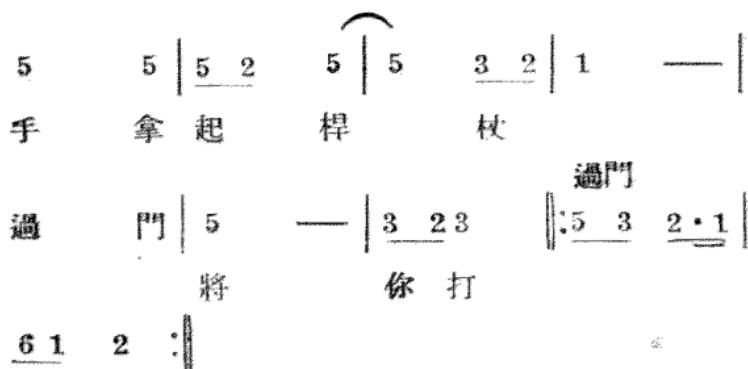
5 | 2 · 2 | 1 6 5 | 5 6 | 1 1 5 | 6 | 5 - : ||
進 房 中 曖 哟 咳 嘟 哟 哟 嘟

曲二 平調

(5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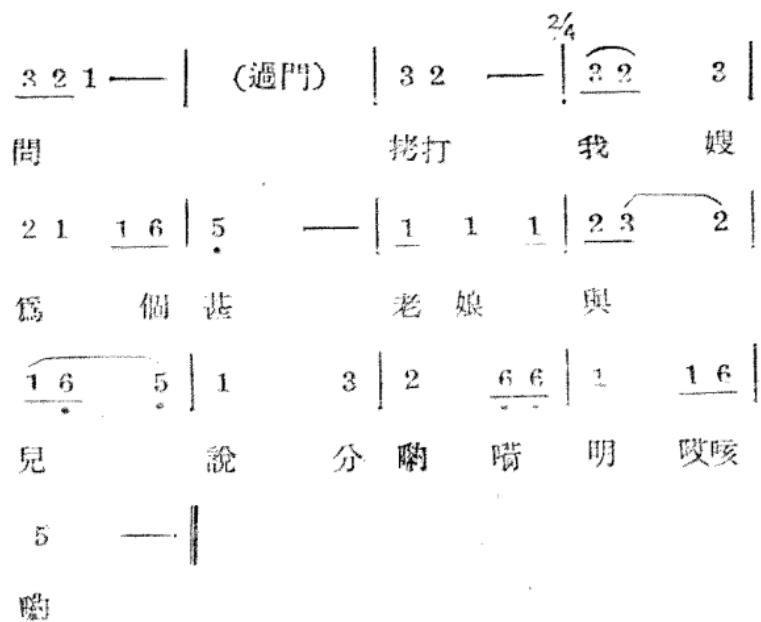
曲三 平調接誦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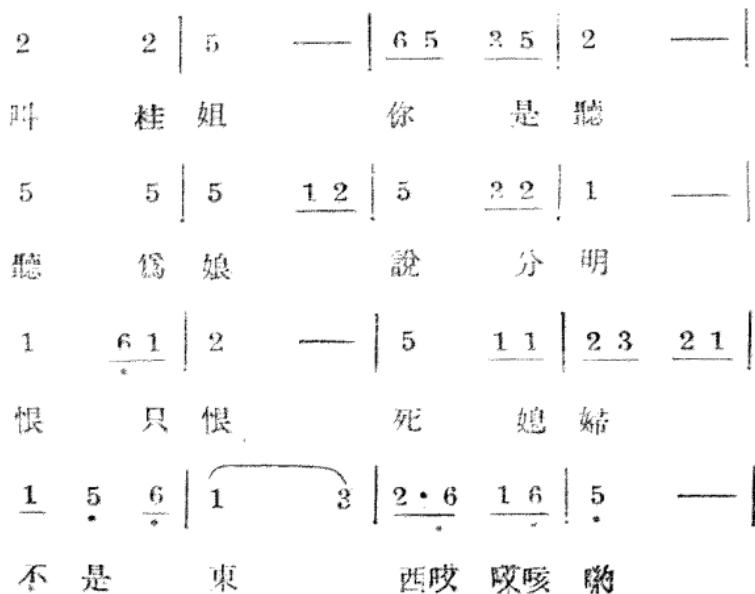
1 0 2 | 1 2 1 2 | 5 — | 3 3 |
 咳 啟 咳 啟 咳 啟 咳 不 管
 2 3 2 | 1 1 6 | 5 6 5 | (過門) |
 你 嘁 不 管 你 嘁
 5 5 2 3 | 5 3 2 | 1 6 | 5 | 5 6 |
 老娘 我就 實 在 看 不
 5 3 |)
 5 3 2 | 2 6 | 1 6 | 5 | — |
 嘁 嘁 憬 咳 咳 駄

曲五 平調接誦板 又轉平調

5 2 | 5 6 5 | 3 2 1 | 5 6 5 |
 猛 聽見 我 嫂 嫂 連 聲
 1 2 5 3 | 2 6 | 1 6 | 5 | — | (過門) |
 喚 啟 啟 咳 咳 嘁
 3 5 3 | 5 6 | 3 2 | 1 6 | 5 | 2 | — |
 急 忙 我 出 了 房 把
 3 2 3 | 過 門 | 5 5 | 2 3 | 5 | 3 5 |
 娘 問 啟！ 走上 前來 把 娘



曲 六 十字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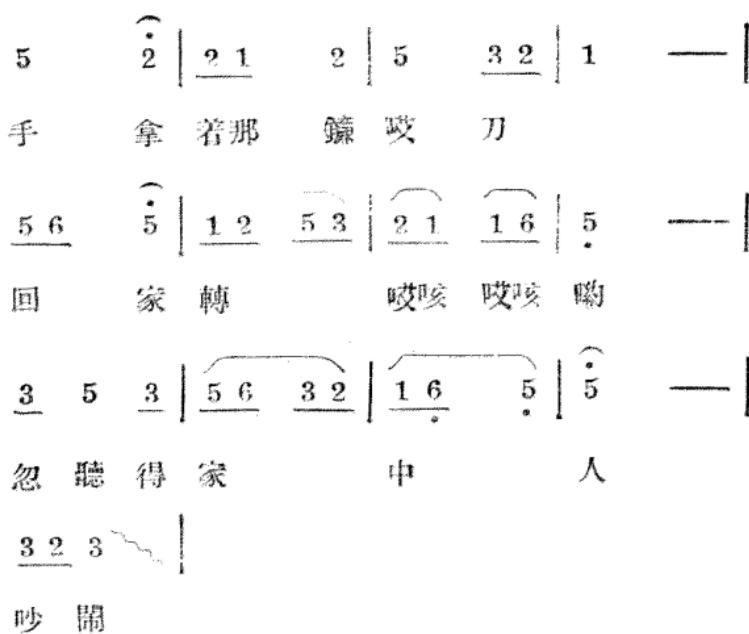
曲 七 平 調

2	5 · 5	<u>6 5 3 2 1</u>	(過 門)	5 6 5 —
我	嫂	嫂	本	是 賢 良
12	5 3	<u>2 1</u>	<u>1 6</u> 5 —	(過 門) 3 5 3 5 6
女	哎	咳	哎	咳 嘟 紡 紗 織
3 2	<u>1 6</u> 5	3	6 5	<u>3 2 6 1 6</u> 5 —
布	從	未	嚙	嚙 把 嘴 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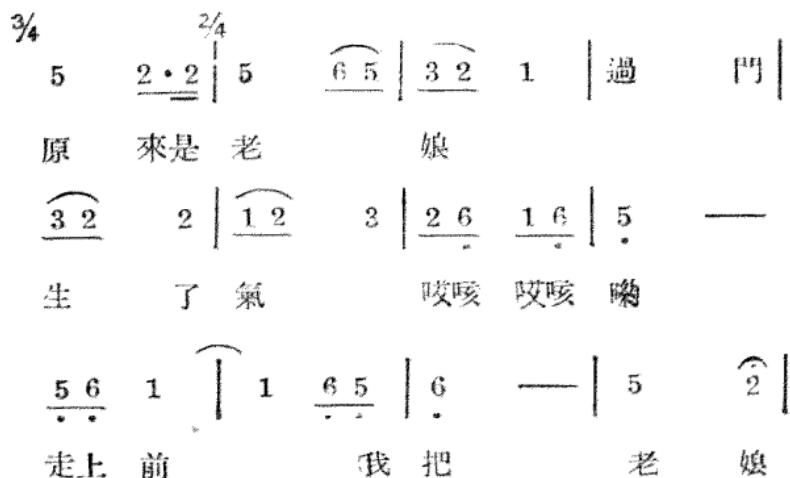
曲 八 平調大起板

5	2	2 1	2	5	3 2	1	2 2
九	月	裏來	穀	子	鶴	哎咳	
2 5	5 3	2 3	2 3	2 3	2 3	2 2	
哎咳	哎咳	哎咳	哎咳	哎咳	哎咳	哎	
3 2	5	1 2	5 3	2 6	1 6	5	
滿	山	黃	嚙	哎咳	哎咳	呀	
3 5	3	5	3 2	1 6	5	3	6
家	家	那	戶	戶		收	割
5	3	2 6	1 6	5			
鶴	曉	忙	哎咳	呀			

曲 九 平調接誦板



曲 十 平調接落板



1 a 5 | 5 6 1 1 | 1 5 . 6 | 5 . — |

問 走上 前來 把 娘 問

曲 十 一

3 2 3 | 2 3 2 | 1 6 2 | 1 0 2 |
清 早 起 來 啟 啟 啟

1 0 2 | 1 2 1 2 | 5 — | 3 - 12 3 2 |

咳 咳 啟 啟 咳 咳

1 6 | 5 6 5 | : 6 3 | 6 3 |
清 早 起 來 情
什 麽 事

6 3 6 5 | 3 0 : 2 3 3 | 2 3 3 |
吃 罷了 飯 手 拿上 識 字
也 不 幹

2 3 | 2 3 | 2 3 | 2 2 5 |
本 本 呢 呢 哩 哩 滿 莊上

5 3 2 | 1 0 2 | 1 0 2 | 1 0 2 |
串 呀呼 咳 啟 啟 啟 啟 啟

1 2 1 2 | 5 3 | 2 3 | 2 |
咳 啟 啟 啟

咳 啟 啟 啟

1 6 | 5 6 5 | 6 5 1 | 3 2 1 0 |
 我勸 他 哟 呀
3 2 1 0 | 3 2 1 3 | 2 6 5 | 1 5 6 |
 哟 呀 咳咳 咳咳 咳咳 呀 他 不
 1 — | 6 5 6 | 0 5 | 2 2 5 |
 聽 反 打 我 一呀 咳
 1 6 . 5 | 5 6 1 | 1 5 6 | 5 — |
 咳咳 呀 咳咳 哟 一喝 咳 嗽

買賣婚姻

延安橋鎮 鄉羣衆秧歌舞隊 集體創作

人物：劉媒婆，（四十五歲，李娘和她的女兒李鳳英十八歲）

杜財主（四十歲）

媒婆（快板）我老婆子生來好吃嘴，尋下個老漢懶命鬼。不做生意不種地，十人看見九人氣。不是我老婆這片嘴，一輩子吃不上個香東西。說大事，了大事，大事說小事，小事說沒事，沒事說得有了事。說得西瓜紅稜稜，說得小瓜綿東東，說得茄子紫騰騰，說得葷菜綠睜睜，說得葫蘆南瓜把親成。說得個兩口成對，老漢說得個年青青，麻子說得花不楞登。說得個寡婦守不定，說得個女子尋男人，寡婦女子全說完，還能拆散活人妻。前日個我到張家說媒去，

女子看見嘴呶起，娘子見了笑嘻嘻：『你乾媽（註一）。你坐下，自遠不來我門下，我乍給你做飯價。』餡餃麵條兒，扁食包葱兒，豬肉炒木耳，黃瓜拌蒜兒，燒酒吃了幾盅兒，吃得我像個鞭桿兒，喝得醉大馬虎（註二）兒。你們要知我是那一個，我就是那有名的劉媒婆。

（白）我劉媒婆子，四十五歲，說了二十多年媒，舊社會我這把買賣可稠了，邇刻（註三）到了新社會人家都文明結婚來，我這把買賣就減少了一半。夜天（註四）杜財主家託咐我一件事情，叫說李有三家的女子去。我想人家那麼大的財主一說就成，這個親事說成了，他一定能掏很多的相謝，（註五）今個天氣晴亮，去他家一趟，（唱，道情平調）出得門來好高興，我到李家去說親。緊步走來慢步行，不覺來到李家村，巧言花語來騙他，敢保他兩家能成親。（叫門）開門來！

娘 （內應上）你劉乾媽來了，乍快回來坐，乍坐下坐下。

媒 凤英那搭去了？

娘 唉，真個——鳳英！鳳英！你乾媽來了，把煙拿得來。

（註一）『你乾媽』一般年長的人稱呼異姓及無親屬關係的老婆子，均作『你乾媽』。

（註二）『醉大馬虎』——醉酒狀。

（註三）『邇刻』現在。

（註四）『夜天』昨天。

（註五）『相謝』此處作名詞用，指酬勞品。

鳳 (拿煙上) ……

媒 (看英) 幾年不見，就長這大了。鳳英多大了？

娘 十八啦。(對英) 快給你乾媽做飯去。(鳳英下)

媒 不用麻煩啦！

娘 快做飯去，你乾媽，你今天來有什麼事來？

媒 唉！你乾媽還不知道來，媒婆上門，喜氣臨門。我心裏有個話，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惱在心裏笑在臉上。

娘 不惱嘛，你乾媽乍說。

媒 凤英也大了，我乍給瞅下個人家，不知道他你給也不給？

娘 你乾媽，鳳英還小來，看人家對勢(註一)個咱商量，對勢就給了。

媒 你要什麼人家來？要城裏人，要鄉下人，要受苦人(註二)要生人？還是要唸書人來？

娘 不管他生意人唸書人，一輩子受不着(註三)就算了。

媒 我邏刻可給瞅一個好人家，不但是受不着，還要穿穿綢子換緞子，轎上來馬上去，一輩子享不盡的福。

娘 你說得倒是誰家來？

媒 你乾媽你猜。

娘 世上的人多來嘛，我就猜着啦，你說遠也不遠？

媒 也不遠，

(註一)『對勢』合得來。

(註二)『受苦人』陝北人稱種地人為『受苦人』。

(註三)『受不着』受不了罪。

娘 近不近？

媒 也不近。

娘 究竟是誰來？

媒 你乾媽，聽我說來：（唱，道情，十字調）（註一）上川裏有一個花花大村，那村裏他本是頭一個門庭。（過門，娘問『他有多少田地』？）論田地他也有二百多垧，論牲畜，他也是牛馬成羣。（娘問：『他家有多少窖？怎麼個門庭？』）論地方，他也有地窖三層，論銀錢他也是百萬有零。（娘問：『這家人品好不好？』）論公婆，他賽過菩薩佛心，論女婿，也賽過唐朝羅成。這樣的好人家實在難尋，敢保你給了他樣樣稱心。（娘問：『倒底是誰來？』）不是張，不是李（鳳英上送茶）也不姓王，就是那杜家坪的杜百萬家。

娘 嘍，你說的就是那個杜家坪的杜百萬家，那個兒子我曉得了，那樣的人品誰家喜歡來？

媒 爲的過光景好，人家家裏可是富足來。

娘 還不是個敗財主。

媒 你看你乾媽，船爛了還有三千釘子來嘛，再怎樣也門協當，戶協對，金挑秭（註二）不浪擰脊背，人家還配不過

（註一）『道情』流行在陝北的地方戲。『十字調』、『平調』均為其中的調子。

（註二）『金挑秭不浪擰脊背』比喻正合適：金挑秭為玉蜀黍，不浪為去了顆粒的棒。脊，陝北人讀『則』。

自己？

娘 噢，可是他家這麼大的個財主，我家就要多得些財禮來。

媒 你乾媽看要多少？

娘 不要他三百萬也要他二百萬。

媒 噢，你乾媽，女子身上發不了財，可有一百五、六十萬就可以了！

娘 以後緊着說嘛。

媒 那你乾媽坐着，我走去了。

娘 你乾媽吃飯來，

媒 唷不吃了，再來時吃。（媒婆下）

娘 你乾媽再來。（娘回，鳳英上）鳳英，你聽我給你說，你也是這麼大了，長大的女子餵肥的豬，到了出門的時候就要出門來，湊這個機會，劉媒婆也說把你給了杜家。

英 杜家那樣的人我是不願意去。

娘 憨娃娃，這樣好的人家你還不願意去？

英 媽，那杜家人家你別誇了，誰還不知道！

娘 你知道你給我說！——

英 唉，（唱，平調）叫一聲母親聽兒講，杜家不是務正的人。吃喝嫖賭樣樣幹，萬貫家產也有完。你把那孩兒許給他，好比把孩兒往河裏填。

娘 （唱，前調）鳳英哪講話太糊塗，這樣的人家不喜歡，人生在世爲吃穿，杜家的富貴享不完。

英 （唱，前調）母親的眼光要放遠，有了人就有錢，把孩兒許給個務正人，就是喝冷水不埋怨。

娘 你真不愿意到杜家去？

英 媽，我真個不愿意去。

娘 你不願意去？倒由你囉，你道想上天呀！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快回去淘豆芽去。（母、女下）

杜（快板）青綵瓜殼，六片瓦（註一）身上又穿黑掛褂。白銅煙袋白又白，香羊皮煙布袋綿又綿。機器襪子，硬襪根，圓口鞋踏到根。這些富貴通不表，還給我說個好老婆。

（白）我杜百萬，人家都叫我杜財主。驃馬成羣，牛羊滿圈，一輩子享受不盡的榮華，可是我那沒福的婆姨早早就死啦，哼！你死就死嘛，還是崖上的泥給去了一層又一層！死你個老得，換你個新的；死你個醜的，換一個俊的。前來月剛剛把我婆姨埋了，我就找那個劉媒婆來，叫她給我說李家村上的李友三家那女子。怎麼劉媒婆兩三天還不回話，把人等得不耐煩，叫我出門瞭她一瞭。

媒（平調）剛才出了李家門，我要給杜家報喜訊；三翹翹並成兩步行，不覺來到杜家門。

杜 啊！是你嘛，劉嫂子乍回窯裏坐，真把人等得不耐煩了。乍坐下，你給我說的婚事有成像沒有成像？（註二）

媒 唉！（唱，十字調）杜掌櫃的你坐下聽我說，你的親事有成勢。（杜：『你去，他怎樣問你來，怎樣說來？』）我把你的家業對他說，他家一滿知道了。（杜：『他知道怎

（註一）『青綵瓜殼六片瓦』形容帽子。

（註二）『成像』成色。

- 麼樣？到底給也不給？」）她媽媽滿口應承下，恐怕那財禮要多花。（杜：『只要給的話，錢倒沒關係。』）（唱）二百萬的財禮，八個斗，還有兩個毛市布。（杜：『再有什麼？說啦！』）兩身衣裳不用說，還要一對銀手鐲。（杜：『再要什麼沒？』）挑牙籤，金鎖子，所有的規矩都有着。
杜 這些規矩嘛都有着，都有着，就是這財禮嘛不能少個三十萬，二十萬？
媒 說到跟前，少個十萬八萬也沒要緊。
杜 我花了這麼些財禮，貨色是個歪是個好，吃開吃不開，能看呀不能看？
媒 看倒是能看來嗎，我看是不要看。女子保管好，你看人家不看你，看了怕出變故。
杜 對，不看就不看，劉嫂子你說好就好，我就依咐給你，我們多會訂親可好？
媒 热親，熱親，越快越穩。明天咱就把財禮給她交了，事情就沒變故。
杜 那麼我就把這些東西交咐給你，你就去辦去。
媒 那好！那好！（杜交財禮）我就走了。
杜 劉嫂子你吃上個飯再走嘛，你連我的一口水也不喝？
媒 現在時候不早了，以後有吃你的日子來。
杜 對對，事情成了，我要好好相謝你一下。（下）
有錢買得鬼推磨，還愁我沒有花老婆？（再唱着合乎他的身份的小調下）
媒 （上，唱道情平調）婆子出門好高興，手拿財禮往前行，

這回到了李家村，管保兩家把親成。只要他親事成了功，三十萬大洋賺手中，行步兒來在大門外，你乾媽快快把門開。（敲門）開門，開門！

娘（上）誰呀？誰呀？

媒 我，快快開門。

娘 你乾媽，乍快回來，坐下，坐下！

媒 你乾媽，親事成了，今日就為迎親的日子，這些財禮都請你收下。

娘 你倒把給說多少財禮？

媒 人家只給一百五十萬，我給說了一百七十萬。

娘 那麼我就老老實實收下囉！

英（跑上）媽媽，你要收下這禮物，我就活着不進他家的門。

媒 咳！娃娃，你憋着來，這樣的人家你打上燈籠也找不上。

英（唱，十字調）唉！罵一聲媒婆子你心太殘，你三番五次把我綁，我的娘見錢黑了心，你把我推下灘坑。

媒 你乾媽，親事就這樣成了，鳳英你好好的勸她，我忙著來，我回呀。

英（轉哭板）我娘好比閻王爺，媒婆子好比勾命鬼，賣上女子能發了你，我今天死在你家裏。（碰頭）

娘（喊叫）快救人！快救人！（從上）

娃娃、婆娘、鳳英不敢這個，有甚話慢慢說（解救不開）快叫鄉長去！（娃娃下）

鄉長 這是怎麼回事？

鄰家女人 鄉長你不知道，就是杜百萬足四十的人啦，就打發

上劉媒婆子，早一回，晚一回帶上財禮，要把人家十幾歲的女子給他問給，女子不願意去就碰頭尋死來嘛！今天不是我們看作下個不相干。（註）

鄉 嶺媒婆那裏了？



鄰女 剛走了。

衆人 攢去，把劉媒婆抓回來。

鄉 對，五四你去。

衆人 我也去，杜百萬也抓來。（衆人中，幾個人下）

鄉 人要緊，看緊命着不緊命？

衆人拉劉媒婆杜百萬上場。

五四等 鄉長，鄉長，人都找來了。

送英下。

鄉長 對，（向媒）劉媒婆你這傢伙一天起來就不幹正事，說媒，我們政府當然不反對，可是你不該違犯法令呀？

媒 鄉長，自古常言說一處媒頂修一處廟來，不過這事情是我做下的錯，就錯下了，過就過下了，看鄉長怎樣處理。

鄉長 （唱平調）劉媒婆作事不合理，你說媒大家都不能把你來反對，男大女小怎能配，鳳英那娃娃不同意，你不該把她來強迫，迫下人命誰擔起？（對杜）杜百萬聽心裏，自古道人老不收少年妻，你知不知，這樣的買賣婚姻使不好的。（對娘）李老婆心不明，一見大洋親生女就不心痛，你不管活人不活人，好比你把她推下火坑，想叫她活命萬

（註）『看作下個不相干』，看闡出個亂子來。

不能。

娘 好鄉長來，我這老腦筋一時沒轉，就作下這麻煩事情，險乎（註）把我女子的命送了。適刻咱解下了，這驕東西我也不要了，快拿回去！（摔地下）

衆人 不讓她拿走沒收它。

鄉長 衆人不要吵，我的意見大家同意不同意。婚姻不準成財禮，拿出二十萬做養傷費，下齡的大家看怎樣？

衆人 下齡沒收今年鬧秧歌。

鄉 唉，鬧秧歌唱有鬧秧歌錢，

衆人 一定沒收。

鄉 衆人意見一定是這樣子，這這樣子好了（向左）看你們有什麼意見。

杜 沒意見。

鄉 好，就是這樣子，你們財禮錢是多少？

娘 一百七十萬財禮，連布還有零碎的都在這裏。

杜 唉！我出的是二百萬嘛！

衆人 又是媒婆子吃了，趕快吐出來！（媒婆拿出來）

衆人 好，事情就是這樣解決了，以後不敢再買賣婚姻。（衆下）

本劇所用曲調亦為陝北道情。見『小姑賢』

四五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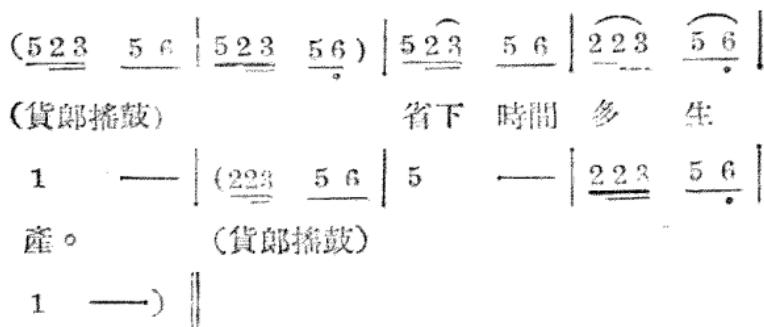
（註）『險乎』，差一點。

貨郎担

延安橋鎮鄉 羣衆秧歌隊 集體創作

(鑼鼓聲中貨郎担上場) (過門)

6 6 1 6 5 | 6 6 1 6 5 | 3 5 2 6 | 1 — |
貨唱 6 6 1 6 5 | 6 6 1 6 5 | 3 5 2 6 | 1 — |
(一)合作 社 組織 (呀哈) 貨 郎 担,
2 2 3 5 5 | 6 6 1 5 5 | 6 5 3 . 2 | 3 — |
派 我 貨郎 (呀哈) 四 鄉 串:
6 5 4 6 | 5 — | 2 3 5 6 | 1 — |
爲了 羣 衆 多 方 便,



- 二 羣衆要啥我有啥，貨物樣樣都齊全；
貨真價實不哄騙，銀錢不便等幾天。
三 羣衆攢下多餘雞蛋，按照市價來交換；
剪下羊毛換鞋面，不圖賺錢圖方便。
四 有些婦女不生產，貨郎設法去動員；
調查羣衆的困難，合作社給她想法辦。

 貨郎放下擔子，休息一下，搖鼓。

- 五 我這裏伸手兒打開了貨箱，
小小的貨箱賽過那百寶箱，
滿箱的雜貨，一樣又一樣，
白布藍布，直貢呢絲綢，
鞋頭網面，五色洋線，
頂針剪刀，各裏染料，
豐足洋火，新華肥皂，
花紅柳綠，你看好不好？

- 六 拾掇好了擔子放在莊頭上，
搖起個貨郎鼓得朗朗響，
誰買雜貨來，要買快過來，

叫罷幾聲等人來。

劉二嫂、李大嫂左右上場。

劉 貨郎來在門前；

李 擂鼓擂得我心煩；

劉 我去賣些東西，

李 我乍出去看看。

劉、李 走呀！

(樂隊起： $\frac{2}{2} \times \dot{2} | \dot{2} \dot{1} \underline{6} | \dot{1} \quad \dot{2} | \dot{1} \underline{6} \quad 5 |$)

(加小鼓小鑼 $\diagdown \times \times | \times \times \times | \times \cdot \times \times \times | \underline{0} \times \quad \times |$)

(唱) $\dot{2} \dot{2} \dot{2} | \dot{2} \dot{1} \underline{0} | \dot{1} \quad \dot{2} | \dot{1} \cdot \underline{6} \quad 5 |$

(劉) 眼看着 新年 就 來 到，

(劉) 我給我 全家 製 新 衣，

$\dot{1} \dot{6} \dot{1} | \dot{3} \dot{2} \dot{3} | \dot{5} \quad \dot{5} \dot{6} | \dot{1} \quad 0 |$

(李) 家家 忙的 好 热 鬧。

(李) 我家 沒錢 好 心 焦。

劉唱時用小鼓伴奏，李唱則用小鑼。

劉、李人碰面。

李 劉家，你乍到那搭去？

劉 貨郎來了，我乍去買點年貨。

李 嘟！家家都忙着過年呢！

劉 合作社的貨郎，你乍又來了。

貨 來了。

李 貨郎，你扭些什麼？

劉 貨郎，你扭的貨全着了嗎？

貨 全着啦！（打開箱子）

李 嘿！花紅柳綠的乍愛死人了。（說着就翻貨物）

貨 看是看，乍不敢用手亂挖啦！

劉 你到底扭了些什麼？

貨 你要些什麼乍扯上！

劉

唱6 6 1 6 5 | 6 6 1 6 5 | 3 5 2 6 | 1 — |

先扯 上 毛藍 布 一 丈 四，

2 2 3 5 5 | 6 1 5 5 | 6 5 3 2 | 3 — |

再扯 上 丈四 白布 作 裏 子，

6 5 4 6 | 5 — | 2 2 3 5 6 | 1 — |

直貢 呢鞋 面， 要上 二 尺，

(5 2 3 5 6 | 5 2 3 5 6) | 2 2 3 5 6 | 5 — |

問值 多少 呢？

2 2 3 5 6 | 1 — ||

問值 多少 呢？

貨 呀！不要害怕嗎，不能給你多算，咱們是合作社生意嗎，還能給你多算哩！

李 哎，好你咧，你們這些扭筐的，挑担的，收雞的，買蛋的，十個有九個是哄人的，前年來了個砍腦鬼小李，美美

的把我捉了一下。

貨 咱們是合作社生意，給大家辦事的，又是大家組織起來的，還能哄人噃。

劉 人家合作社就是不哄人的，前年換刀的小李，收羊皮，找我兩盒洋火，浮起都是好的，底下全是壞的，連一根也擦不着，今年買了合作社的豐足洋火，實在是個好，連一根壞的都沒有。

貨 是嘛，你還要些什麼？

劉 (唱) (曲調同上)

大小再配上一支針，五色花紅線要五錢，新華肥皂要一塊，手巾要一條。

貨郎取算盤，準備算賬。

李 嘿！你買那多東西？

貨 大嫂，你要買些什麼？

李 貨郎，你扭着花了嗎？

貨 呃！咱合作社扭的是日常用的，你要戴上那朵花頂個什麼？

李 嘿！你乍太把人看不起了，你別看我老婆子長的醜，我就愛喝上兩口酒，你別看我老婆子懶，我還在天底下吃過飯，你別說我老婆子年紀大，我頭上倒是愛戴朵花。

貨 (向衆) 這李老婆子實在差，身上穿的不像話，身穿襖，沒領子，袖子磨成個禿格抓，驢籠頭褲換疤痕，這樣窮苦要牽花，(向李) 我勸你，李大嫂，多紡紗，賺下錢來能吃能喝能穿能戴能買鞋襪，你看這邊劉二嫂，整年整月能

紡紗，賺下票子一打打，混身穿得新新價，我問你，李大嫂，為什麼不紡紗？

李 哟喲，貨郎你不盤算，我的事情實在忙，每天要做一頓飯，那有時間把線紡。

劉 李大嫂，你不要講，我的事情比你忙，每天要做三頓飯，清早起來把水担，餵豬攔柴洗衣裳，我還有時間把線紡。

貨 李大嫂，你真懶，一天只做一頓飯，你沒事定把門子串，你串門子掙不下錢，不如在家紡線線，紡線線。

李 好貨郎咧，我什麼都沒有的嘛，怎能紡線線呢？空着兩隻手還能抽出線來？

貨 李大嫂，你不要急，你聽我來講（唱）（曲調同第一曲）
叫一聲，李大嫂你是個聽。

棉花呀車子呀合作社能領，

明天我進城，後天帶給你。（第四句不唱）

李 哟喲，真的？

劉 真的，咱合作社就是不說假話，只要你好好在家生產，他一定給你想辦法。

李 那我還不會紡呢嗎！

劉 那不是個難事，有我喉，我教你。

貨 對着呢嗎！只要你好好價生產，你要個什麼，乍先扯上。」

李 唰沒錢嗎！

貨 不怕，你扯上，等紡下線線掙下錢再給我。

李 是你不怕的。乍給我賸上一條褲子，當下你看連這羞恥都顧不住咧。

貨 對，咱給你扯上條褲子，等你紡上線線再給你賒上個布衫。

李 乍你拿來棉花，我乍要好好紡線子。

劉 那乍就好啦嗎，唉！貨郎乍把咱們賬算算，把以前棉花賬算算。

貨郎用算盤算賬。

劉 貨郎，怎打了，多少咧？

貨 兩萬三千五百塊，再給你九扣起來。

李 嘿！貨郎呀，你太看不起人嘛，我又不是炭腳子，你八扣九扣扣我呢！

劉 不是的，人家合作社生意，就是一百塊給九十塊就中啦。

李 還有那個好事情！（恍然大悟）

劉 貨郎，今年我紡下五斤線線，還沒有算賬咧，你給我合了錢。

貨 對，每斤線四千，一共兩萬，你還短我——

李 省下九千元。

劉 哟！我家裏還有五十個鷄蛋，我給你行不行。

貨 乍給你三千元。

李 嘿！貨郎你算錯了。

貨 合作社不虧人，每個市價算六十塊，乍照市價算。

李 嘿！合作社真好。

劉 對！咱回去拿鷄蛋去。

三人起扭秧歌小場子。

鑼鼓過門後，貨郎領唱。

領唱秧歌調

3 2 3 | 5 5 6 | . i 6 . 3 | . i — |

叫一聲衆同志你 是個聽，

. i 7 6 | 5 3 5 | 6 5 6 | 5 — |

合作社辦事 爲了群衆，

6 . i | 6 . i | . i 6 5 | 3 0 |

貨郎下鄉辦法好，

. i . i . i | 1 . i . i | 6 5 6 | 5 — |

謝謝咱毛主席好 領導

(衆合)

3 . 5 2 3 | 5 — | . i . i . i | . i . i |

咳么一呀咳 謝謝咱毛主席

6 5 6 | 5 — | (下)

好 領導

算 卦 (註)

慶陽黃潤 黃家榮 武仲山 武世榮等集體創作。

人物 王神仙 半老頭

嫂子

姑子

王神仙 (快板) 我是個算卦先生，每天街上哄人，假如有人
算卦，先打他們口風，遇見女子算婚姻遇見婆娘算兒女，
遇見男人算財帛，算就月亮他在天上，九龍口上出星尚，
三宮六院有皇娘，一斤棉花十六兩，女娃子長大變婆娘，
羊羔他大是祇羊，黑鷄下個白鷄蛋，看我先生靈驗不靈驗
，清早起來，卦攤擺去門外頭，只盼今天運氣順，碰上幾個胡塗人。(白) 我姓王，人家把我叫王神仙，大家都來
算卦來。(把卦攤擺好，放上一筒，三里八錢)

女 (唱) 正在房中紡線線，忽聽轟鼓鬧喧天，叫聲嫂沒意

慢，出門去把『社火』（註一）看。

嫂 （唱）忽聽妹妹喚一聲，急急忙忙出了門，妹妹喚我因何情，你給我說分明。

女 （唱）叫聲嫂嫂聽我言，咱們去把社火看，出得門來用目睭，街上人家鬧烘烘。

嫂 出了門往前行，不覺來到大街中，叫聲妹妹你來看，算卦先生在那邊。

（白）妹妹你看那是個算卦先生，咱們兩個去算一卦走。

妹 那是個哄人的。

嫂 人家常說那是個王神仙嘛。

妹 你不信那哄人，咱們兩個把他試達（註二）一下。

嫂 怎試哪？

妹 咱們不要給他說實話，你就說我哥出了門做生意未在家，看幾時回來家。

嫂 那你哪？

女 我就說我算兒女咧，

嫂 那你是個女子嘛。

妹 那我把毛差子（註三）挽起來。（毛差挽起）

嫂 先生，你給我兩算一卦。

王 我早就算着今天來個貴人。你們兩我看有福哩，（問嫂）

（註一）陝甘寧邊區南部醴東關中一帶稱秧歌作『社火』。

（註二）『試達』，試驗。

（註三）『毛差子』，未婚女人所蓄之髮。

你算甚咧？

嫂 我們男人出了門沒在家。

王 做甚去了？

嫂 做生意。

王 去了多少時咧。

嫂 走了日子多很，還不知叫頑固份子拉走咧還在咧。

王 聽說那邊經常收沒人的貨拉人咧，你先播上一卦。

王 （指着麻錢算起來，）乾坎艮震巽離坤。

（平拱）大難留連，速喜，赤口，小鷄，空五。

大難留連，四季昌，求財保安康。

你這卦好得很，今兒明兒，後日就回來咧，一定能掙下些
錢，生意還好，你這卦好得很，（問女）你算甚咧？

女 算兒女咧！

王 你今年幾歲了？

女 十九了。

王 你是個屬兔的吧。

女 對着咧。

王 （拉手）正蛇，二鼠，三牛，四虎，五兔，六狗，七豬，
八馬，九羊頭，看你今年得喜就在八九月哩。

女 （唱）叫聲先生你胡說，我本來是個女娃娃，我連婆婆家
沒尋下，你胡說八道算什麼。

王 我不要錢了，你去，（問嫂）你把錢給了。

嫂 （唱）叫一聲先生你把人認真，我們丈夫在家中，人家說
你常常哄人，到今一看果然真。

- 王 我哄人不哄人，我指這吃飯咧，你把錢給咧，你僵得很咧，我到你家坐着吃去。
- 女 你僵得很咧，我叫鄉長去咧。
- 王 你叫鄉長做甚咧？
- 女 叫鄉長來要你轉變咧。
- 王 我不轉變，遇下了那你們兩個猴棒子（註），我不要錢，你們去。
- 嫂 非叫你轉變不行，你還想哄人！
- 王 去去，不要錢就對咧，算了卦不要卦錢你還要瞎子老命不成。
- 嫂 不行，非叫你轉變不行，你僵得很，還是要叫鄉長去。
- 王 你不要叫鄉長咧，我乍轉變咧。
- 嫂 今年開民辦小學，你教個學，種個棉花，連生產帶教學，這不是好多。
- 王 那就對了，你們去。
- 嫂 那不行，你把哄人的事給大家說一下，要不說，我去叫鄉長去。
- 王 對，我給你說：（唱剛調）
叫一聲大家你們聽，我們這算卦根本哄人，我勸你們再不要算卦，誰算卦誰是個胡塗人，自給那今起再不算卦，如若我再算卦衆人批評。
- （白）我不好，我這就再不算卦了，（把卦筒一起拋掉）

（註）『猴棒子』，罵人語。

今天做了這麼們賣溝子貨，再不做這活了，我這教學去價。

嫂 那就好，你乍轉變了，你在，我們兩個看社火去。

(下)

(註)本劇採用曲調不詳。

釘 缸

赤水驛馬關王家山村王保賢編

此劇原為舊秧歌，北方各省都極流行，稱『王大娘補缸』，原來內容為男女調情之事。赤水驛馬關王家山村王保賢借用其形式改編，變成新內容的新秧歌。 ——編者

釘缸匠 （唱）家住河南濟州府，前年拔丁當了軍，領了團長的命令，去到邊區做活動，不像一個軍人樣，打扮好像個釘缸匠，人是實偽心定虛，偷偷摸摸進邊區，組織暗殺下毒藥，要把邊區搞遭糕，人人都說邊區好，弄它個七零和八落，大街不走小巷串，吆喝一聲釘缸嘞！……

王大娘 （唱）王大娘來在廚房，急聽門外響叮噹，大步子走來小步子行，不覺來在大門口，雙手推開門兩扇，原來是個丁丁匠，釘一個缸完要多錢，丁丁匠講來婆姨聽。

- 釘 (唱) 不要你多來不要你少，只要法幣四百元。
- 王 (唱) 四百元來那太多，給你邊幣一千四。
- 釘 (唱) 紿下邊幣我不要，邊幣沒有法幣好。
- 王 (白) 你可別胡說，咱們邊幣可吃的用呢，在咱邊區邊幣到處都能通行。
- 釘 你們婆姨家知道個啥，你真傻着咧，邊幣邊幣，邊幣像那鬼票票一樣，連鬼都不使喚的票子你們就拿來用。
- 王 你知道啥？有了邊幣啥貨都能買來，邊區到處都能使用。
- 釘 自古到今只有個中央票，那有什麼邊幣。
- 王 到咱邊區你可不敢胡說。你給我拿缸去吧。
- 釘 (唱) 王大娘來前帶路。
- 釘 丁丁匠後面緊隨跟。
- 王 進了大門進二門。
- 釘 一下進在門裏頭。
- 王 王大娘來進廚房。
- 釘 捏摃捫在那門門上。
- 王 進門先拾那醃菜缸。
- 釘 丁丁匠與你請幫忙。
- 王 這是我那個醃菜缸，這是我那個揣麵盆。(抬缸釘缸)
- 王 你好好釘，不能胡日鬼。(註)
- 釘 呵！保險着呢，呵！你們這住的誰的隊伍？
- 王 咱們這住的八路軍。

(註)『胡日鬼』即胡搞，胡搗亂。

釘 紮着有多少？

王 我也摸不清有多少。看起來總是老多的咧。

釘 對你們好不好？

王 對咱們百姓就像一家人一樣，可和氣呢？

釘 他們來不來這裏？

王 咱們八路軍可規矩得很，平常不到老百姓家裏來。

釘 你們的相聯保主任？呵！不是，你們的鄉長是誰？

王 我們的鄉長就是外（註）北門外的×××，還有一個副鄉長叫×××。

釘 你們這搭吃的是什麼水？井底的水嘛？泉水嘛？還是井水？

王 （警覺）啥？你問我們吃的水，喫……我們都是吃的井水。

釘點頭。

釘：釘釘好了，你把缸拿回去，錢給我，天不早咧，我還要走些！

王 天黑了，你可就在這裏住一晚吧！

釘 這地方不保險吧？

王 保險着咧，這達啥人也不來。

釘 你們男人呢？

王 我男人參加八路軍了。

釘 就是你一個人喫？

王 嘥！就是我一個人。

（註）『咧』那。

釘 公家也在這不來裏？

王 不來！

釘 好好，我就住一晚上。

王 那你到里密裏歇一歇，我給你做飯去。（送釘下）

王 咳，我家裏來下個釘缸的，他說咱邊幣是鬼票子，不要咱的邊幣，又問咱八路軍情形，又問鄉長是誰，又問咱吃的井水泉水，我看這人鬼頭鬼腦的不像個好人，好像是特務份子，我去給鄉長報告一下，鄉長！鄉長！

鄉長（內應）王大娘叫我有啥事？

王 我家來了個釘缸的，說咱邊幣不好，問咱八路軍，問咱鄉長，又問咱吃泉水還是井水，這人鬼頭鬼腦好像不是個正經人。

鄉長 那吓，怕不正經，現在在你家裏嗎？

王 我叫他站下啦，你快來。

鄉 對，我叫兩個自衛軍就來，讓誰放哨着咧，來兩個人。

鄉長帶自衛軍上，王引到家裏。

王 釘缸的。

釘 呵！飯熟好了吧。

王 做好了，出來吃飯咧。

釘出，見狀驚怕。

鄉 不要怕，咱們這裏靠邊境，經常有人來咱邊區擾亂，所以來一個生人我們都要檢查一下，只要是好人就沒有啥關係，
自衛軍檢查釘全身。

自衛軍 鄉長，沒有什麼？

- 鄉 呀！你的担子在什麼地方？
- 釘 在戶外窑裏咧，我自己去担去（搶着自己進去），（鄉長使眼色，叫自衛軍跟進去，釘沒辦法，硬着頭皮把担子挑出來）（鄉長檢查担子，釘時時想找機會溜走，叫自衛軍擋住。）
- 鄉 這紙包裹包的是什麼東西？
- 釘 那是藥麵麵，治肚子痛的。
- 鄉 你還會看病咧？
- 釘 不是，那是醫院給下我的。
- 鄉長再檢查另一項。
- 鄉 大家看，這是枝小『八音子』（註）你們說他是個幹啥的。
- 釘 （害怕的說不出話來）這……這……
- 鄉 不要害怕，你說你這些東西幹啥？紙包包裏不是毒藥？你來邊區幹啥？誰叫你來的，只要你說老實話，咱們邊區寬大政策，也不會難爲你的。
- 釘 嘆！這……這……唉
- 鄉 不要害怕，你說老實話，咱們不爲難你。
- 釘 不會殺頭吧！
- 鄉 你說了實話，咱就寬大你。
- 釘 真的？
- 鄉 真的。

（註）『八音子』一種土造手槍。

釘 咳！好鄉長咧，再別說了，俺河南災災害沒邁過，前年國民黨拔丁又把我拔了去，團長要我扮成個丁丁匠，來邊區暗殺下毒藥，破壞邊區共產黨八路軍，俺不願意幹就要把我老母親婆姨娃娃都殺了，這都是沒辦法呵。現在俺河南反正給國民黨丟完了，八路軍在那裏邊幹起來了，我也不想出邊區去了，共產黨能救咱，咱就這裏尋個事情做。

鄉 對，那咱先到鄉政府裏去，政府裏幫助你，給你找個事幹，你要開荒給你尋窩洞，借鋤頭，借種籽，給你好好安頓（註一）下，走！咱到政府裏去。

釘 咳，共產黨真好。

齊唱『張丕謨鋤奸』（註二）的歌子。

一，準備好武器來搜查，準備好武器來搜查，咳咳咳咳咳，特務你鑽到那邊咱們就搜到那邊，咱們的力量大又大，咳！要把壞種連根拔。

二，磨明了矛子擦亮了刀，加緊盤查和放哨，咱邊區組織嚴密，特務你休想逃跑，咱們是幹啥的呀，還能讓你跑掉了，要把那特務搞乾淨，齊心把咱邊區保。

本劇所用曲調爲流行之『王大娘釘缸』調，此處從畧，最後的『張丕謨鋤奸』調如下：

（註一）『安頓』即安排。

（註二）『張丕謨鋤奸』一九三四年魯藝創作之秧歌劇，反映反奸鬥爭。

1 1 6 | 5 | 5 (6 4 2 | 5 | — |
 準 備 好 武 器 來 搜 查
 1 1 6 | 5 | 5 (6 5 4 | 2 | — |
 準 備 好 武 器 來 搜 查
 2 . 1 | 7 . | 2 0 4 0 | 5 | 0 |
 哎 咳 哎 咳 咳
 1 1 6 | 5 6 5 4 | 2 2 1 | 6 1 6 5 |
 特 務 你 鑽到 那達 咱 們 就 搜到 那達
 2 . 1 | 7 . 1 | 4 5 1 6 | 5 | — |
 嘴 們 就 搜到 那 達
 5 5 6 | 1 | 5 (6 5 4 5 | 2 | X |
 咱 們 的 力 量 大 又 大 咳！
 5 5 6 | 2 | — | 1 | — | 2 0 6 0 |
 要 把 那 壤 — 種 連 根
 2 0 ||
 拔

『神蟲』

左權下莊村李世昌 菱小三 尚恩寬集體創作

(各種地方戲均可演唱)

說明：蝗災來時，老漢王二馬迷信神鬼，呼為『神蟲』，希望用杏黃旗，桃弓，柳箭，五雷符等『鎮物』來治住蝗災。但結果蝗蟲却大批飛來，自己田地裏，滿坑滿谷，連杏黃旗也遮住了。

終於，主張『打』的主張勝利了。於是全家，老太婆，兒子，媳婦，孫子，都參加了區長所領導的打蝗隊，最後，老漢王二馬自己，也拿起作為『鎮物』的木板，打了起來。

時間 一九四四年八月。

地點 左權縣五區。

人物 王二馬 六十歲老農民，最迷信神鬼。

二馬妻 老太婆

拴 胡 二馬子，三十餘歲。

媳 婦 换胡妻

小 狗 换胡子，十二三歲。

老 漢 五十餘，也很落後。

少 年 老漢子。

蝗情偵察員

羣衆多人

（本劇如果有幕的劇演，路上的場面，可在二道幕前邊演。除路上的場面外，可用簡單的佈景，但不可打斷連續的演唱。）

第一場 路 上

二馬扛着鋤上。

馬 （唱）今年的莊稼真好看，一路上叫我心喜歡：玉茭子有了珍珠溜，穀穗子長得青子圓。鋤了二遍鋤三遍，想好過就得勤動彈。日落西山天色晚，扛着鋤頭下了山（切）。

小狗跑上。

狗 爹爹回來了？

馬 回來了。

狗 爹爹，我給你扛上鋤。

馬將鋤給狗。

狗 爹爹，在那裏鋤來？

馬 在東圪梁。

狗 爺爺你又沒給我拔個玉茭吃？

馬 你還記得什麼？玉茭還沒有子啦！

狗 唉！你哄我！人家東圪梁上的玉茭都能煮吃了，咱東圪梁上的玉茭怎麼沒有子。

遠處鑼聲突起。

狗 爺爺！你聽打鑼做甚啦？

二人同聽，鑼聲漸近，蝗情偵察員打鑼上。

馬 （向偵）做甚啦？

偵 集合人去打蝗啦！從和順飛來一批蝗蟲，已經到元山了。

馬 不像吧？蛋不打河南，蟲不吃山西。你聽誰說的？

偵 （笑他）誰說的！我是偵察員我還不知道？我親自去看的！

馬 吃莊稼不？

偵 依你說，牠是來遊玩來了？穀子玉茭都吃成光桿了，不吃！哼！（打鑼下）

狗 爺爺！什麼蟲呀？

馬 就是螞蚱！（自嘆）唉！什麼也跟從前不一樣了！

狗 爺爺！螞蚱怎麼能把莊稼吃壞了？

馬 多了就厲害了！

狗 爺爺！那就能有多少？能有一百多？

馬 多啦多啦！飛過來能遮住天！

狗 爺爺！怎麼是蟲不吃山西？

馬 這是老規矩。

狗 爺爺！和順是不是山西？

- 馬 (答不上來) 你不嫌心煩！打爛沙鍋問到底！
- 狗 爺爺！看！(指) 我爹跟我娘來了！(二人同看。拴胡同媳婦上。)
- 馬 黑了！你們去那啦？
- 媳 村裏集合人去打蝗噦！
- 馬 (兩手平伸開，攔他們) 回去！回去！蝗蟲不吃山西！
- 拴 人家說元山那一片快吃完了！(仍走)
- 馬 (仍攔) 吃也打不得，只能祭，只能用鎮物鎮！那是神蟲！
- 拴 爹！這是政府領導的！
- 媳 上次開會你怎麼不去聽聽！區政委早就講過了，人家說那裏不打那裏吃虧！
- 拴 走吧走吧！(衝下去)
- (媳婦跟着拴胡走，二馬也不好意思攔)
- 馬 梆胡！梆胡！唉！真不聽話呀！小狗，咱回去吧！(同下)

第二場 二馬家

絲弦過門——各地方可用本地戲的曲子——二馬在燈下準備鎮物。小狗在一邊看。

馬 (先將兩面黃布旗插上柵子。次用線把一根樹枝子曲成弓，和幾根柳條放在一起。又取起兩塊寬三寸長三尺的木板，先把第一塊放在桌上，吹了一口氣，口中唸唸有詞，

提筆畫符，畫完時，很吃力的唸道：『急急如律令！』又吹一口氣。把第一塊畫成，放下，又取第二塊，畫法與第一塊同。他還沒有畫完第二塊，他妻上。）

妻 又弄你那鬼八卦啦！那抵什麼事？

馬 （向妻擺手，口中唸詞還不斷，直到畫完，唸了『急急如律令』，吹了氣，放下筆，音樂才停。）老婆家懂得什麼？亂打倉！

妻 我聽伯媳婦說，全縣的人都去打蝗蟲了，要是那黃布旗旗木頭板板能鎮住來，誰還打啦？你說人家都瘋了？

馬 你說他們不是瘋了？這是神蟲呀！看他們有多大本領能對過神！

妻 人家都不行！就是你那黃布旗旗木頭板板能抵事！

馬 老雜種！就是你有理！你懂得什麼？你知道這是什麼符？

妻 什麼符！誰不會拐拐灣灣畫些紅道道！

馬 （氣極，取起木板往桌上一摔）你給我畫！你給我畫！

狗 爹爹！（湊上前拉）

妻 （也高聲）嚇呼『圪林』吧！（圪林是地裏的花老鼠）使那麼太厲害指望誰怕你！

衆一老一少上。

老、少 嘴什麼，嘴什麼？

老 這老哥老嫂，就不怕小狗笑話？（拉小狗）小狗！你爺爺跟你奶奶爲什麼來？誰有理？

狗扭過臉。

少 哈哈哈哈！說吧，怕甚噃？打成官司還不是你的證人？

老 說不好，怕不鬧離婚啦！

老少大笑，小狗也忍不住笑着跑開。

少 (向妻) 大娘！你跟我大爺爲甚來？(看見桌上的一堆) 這是做什麼用的？

妻 不是那些寶貝來就吵起來了？

老 (看桌上) 這，給誰配鎮物？

馬 說牠做甚噃！如今的世道跟從前不一樣了，聽說從和順飛過蝗蟲來了！

老 對！這就是叫鎮蝗蟲噃吧？

少 聽說已經到元山了，吃飯時候人家都集合起來去打，我爹不叫我去。

老 (看少) 去做甚噃？要是該咱這一方遭難，打能打住？

少 打一個總少一個，總比不打強！不打有什麼別的辦法？

老 (指桌上的鎮物) 這不是辦法？老漢們想的辦法，總比你們年青人有把握！蝗蟲是神蟲，非借上神力擋不住牠！

馬 (雙手拍着大腿) 對麼！(向妻) 我說你不懂，你還要強辯！我有什麼本領？這全說借神的力量噃！這符是天師的五雷符。什麼東西不怕雷？杏黃旗下插着天師的五雷符，蝗蟲牠不怕？

老 (向少) 你聽見了沒有？不論有多少人打，能有雷的力量大？

馬 (向妻) 你懂了沒有？(向外) 小狗！(小狗上) 紿我點着燈籠，咱到地裏安插去！(小狗下)

老 (向馬) 老哥！也請你給我鎮一鎮！

馬 不用了！怕是地頭隣家，按在我地裏，還不跟按在你地裏一樣嗎？雷的力量大喎！

老 不過還是多按幾處穩當！小心沒過火！

小狗提紙燈籠上。

馬 也行！你回去準備吧！一張桃弓，五支柳箭，兩桿黃旗，兩塊木板。準備好了明天早上我給你註符！

老 好！我就回去準備！（向少）走吧！

同少下

馬 走了！（向狗）咱們也走吧！（取桌上的東西跟小狗下）

妻 兩個通家可算說到一塊了！（撇着嘴下）

第三場 路 上

雞叫 老拿着桃弓柳箭黃旗木板拿上。

老 （快板）聽說有飛蝗，老漢愁斷腸，半夜沒睡覺，鎮物弄妥當：黃旗黃，木板長，箭五條，弓一張。雞叫一聲天明亮，急得老漢跳下床，去尋二馬畫道符，插到地裏鎮飛蝗，鎮飛蝗！

（白）二馬哥起來了沒有？

內應：誰來！進來吧！

第四場 二馬家

二馬妻與小狗在家。老上。

如無二道幕，這一場可與前一場合為一場，二馬妻與小狗，等老漢叫時再上。

老 二馬哥還沒有起來？

妻 沒有！（向內）起來吧！你的知心者朋友來了！

老 二馬哥！快起來給咱畫符！

馬 （手還扣扣子，慢慢走出。）不怕呀！吃不了我的還能叫把你的吃了！

少 （急跑上向老人）爹！快！人家說蝗蟲到東圪梁了！

老 誰說的？

少 區長把全區打蝗的人都調來了！一道圪梁都燒起火來了！

馬 不怕呀！年輕人真能虛聲！我不信蝗蟲不怕雷！

妻 天晴得一片雲也沒有，那有什麼雷？（向小狗）走！小狗咱先去看看，叫你爺爺在家響雷吧！

少 對！咱先去看看！

三人同下。

馬 不用答理他們，咱們畫好了去！

老 可以！不過還是快點好！

馬 快！（用手摸摸臉，取起筆來，照樣先吹了一口氣，不知唸些什麼，手畫着。不過這一次唸得也快，畫得也快，最後的『急急如律令』也唸得特別有勁，還躁着腳。三五筆就把符畫完，兩人把鎮物拿起，匆匆跑下。）

第五場 路 上

低聲的急鑼鼓，打蝗羣衆持打蝗器具穿場跑過。

乾鼓——山西梆子，也叫水勺。小狗、少、妻同上，與偵察員走了個碰頭。一聲鑼。

少 蟑蟲到那了？

偵 就在這道圪梁上！走！快跟上大隊去打！

少 不不不！我先看看我地裏有沒有？

妻、狗 倘們地裏有沒有？

偵 都有都有！兩三個人能打多少？前面用煙火封鎖起來了，快跟上大隊趕，馬上就把牠都趕到火裏了！趁太陽沒有上來，露水還沒有下去，很好趕！

說着就走下。

少 你走吧，我們先到地裏看看！（同下）

冷小鑼。馬老同上，穿場下。

第六場 地 邊

地裏——靠後牆——有一排玉米，插着木板和黃旗。板上，旗上，玉米上都落滿了蝗虫。——用紙剪成蝗形，浮貼在上面。

少、狗、妻同內唱（箭板）莊稼地裏沙沙響！（切）（同上）呀！（同唱）遮天蓋地是飛蝗！（切）（注意：此處不可再加唱句，再多了沒力。）

妻 噢（念成一）！看把玉米吃成甚了！

少 毀了毀了！看有多少！

妻 小狗！你爺爺安的鑽物啦？

狗 （指地邊）那不是！

- 妻 我怎看不見？
- 少 在那噏？
- 狗 （跑到跟前把旗一搖，旗上的蝗蟲落到小狗身上，露出旗來）這不是！（打身上的蝗）×你娘！×你娘！（打到地上用腳踩）
- 妻 （向少）我說不抵事，你大爺還說我不懂！你看吃成甚了！
- 少 打吧！打吧！
- 狗 打！（用手打）×你娘！×你娘！（二馬與老取鑽物上）
- 馬 嘿，嘿，嘿（念成一，一，一。）！毀了！好玉茭呀！可惜，可惜！（連連搖頭）嘿，嘿……
- 狗 看吃成甚了！（打）×你娘！×你娘！
- 馬 不敢打，那是神蟲！
- 狗 不是神蟲！一打就死了！你看！（用腳踩）×你娘！（指地上）看死了沒有？
- 妻 什麼神蟲？不打還能看着叫牠吃？
- 少 打吧！（脫下鞋打）×你娘！
- 狗 （從地邊拔下畫着符的一塊木板）這好打！（又打了幾下，又把另一塊木板拔起向馬。）爺爺！給！你也打吧！
- 馬 這、這、這……（還考慮。）
- 妻 紿我！（從小狗手中接過木板打）
- 少 （向老）爹！打吧！
- 老 打就打吧！（將桃弓柳箭黃旗等丟在地上，將木板給少一塊，自己拿着一塊打起來。）

少接住木板，穿上鞋，用木板打起來。

馬看見他們都打起來，不知怎麼樣才好。

偵察員上。

偵 這裏也有？你們幾個人能打多少！快趕吧，往前邊冒煙那地方趕！（向遠處喊）區長！這裏也有！快撥一小隊人來趕！（喊着下）

少 那噃咱就趕吧！（從地邊拔下一桿旗來）這傢伙好趕！

狗 （也拔了一桿旗）趕！

妻與老把剛才丟在地上的兩桿旗拾起也趕。

馬 （下了決心）趕就趕吧！（脫下自己的布衫，用布衫在空中幌着趕。）

鑼鼓打舊戲跑雲的牌子，五人跑十字穿花。

最後多數羣衆上，拴胡和媳婦也在內，與前五人混在一處，跑一大圈，趕下。



元八角